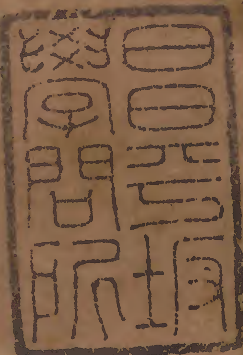


朱子書節要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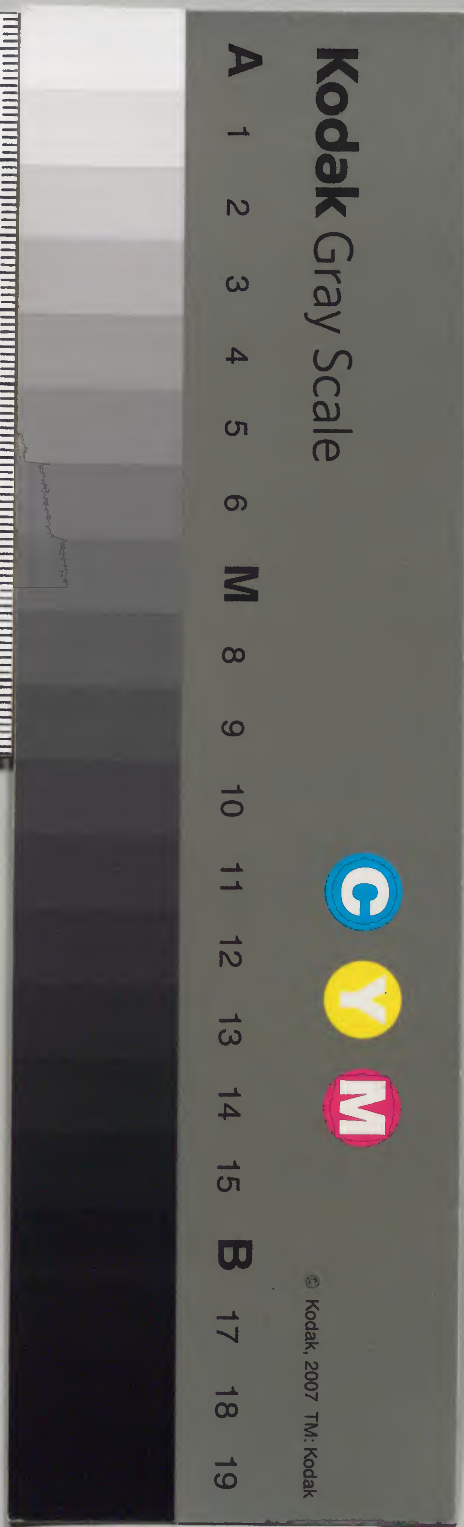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別函	架號
二	九	四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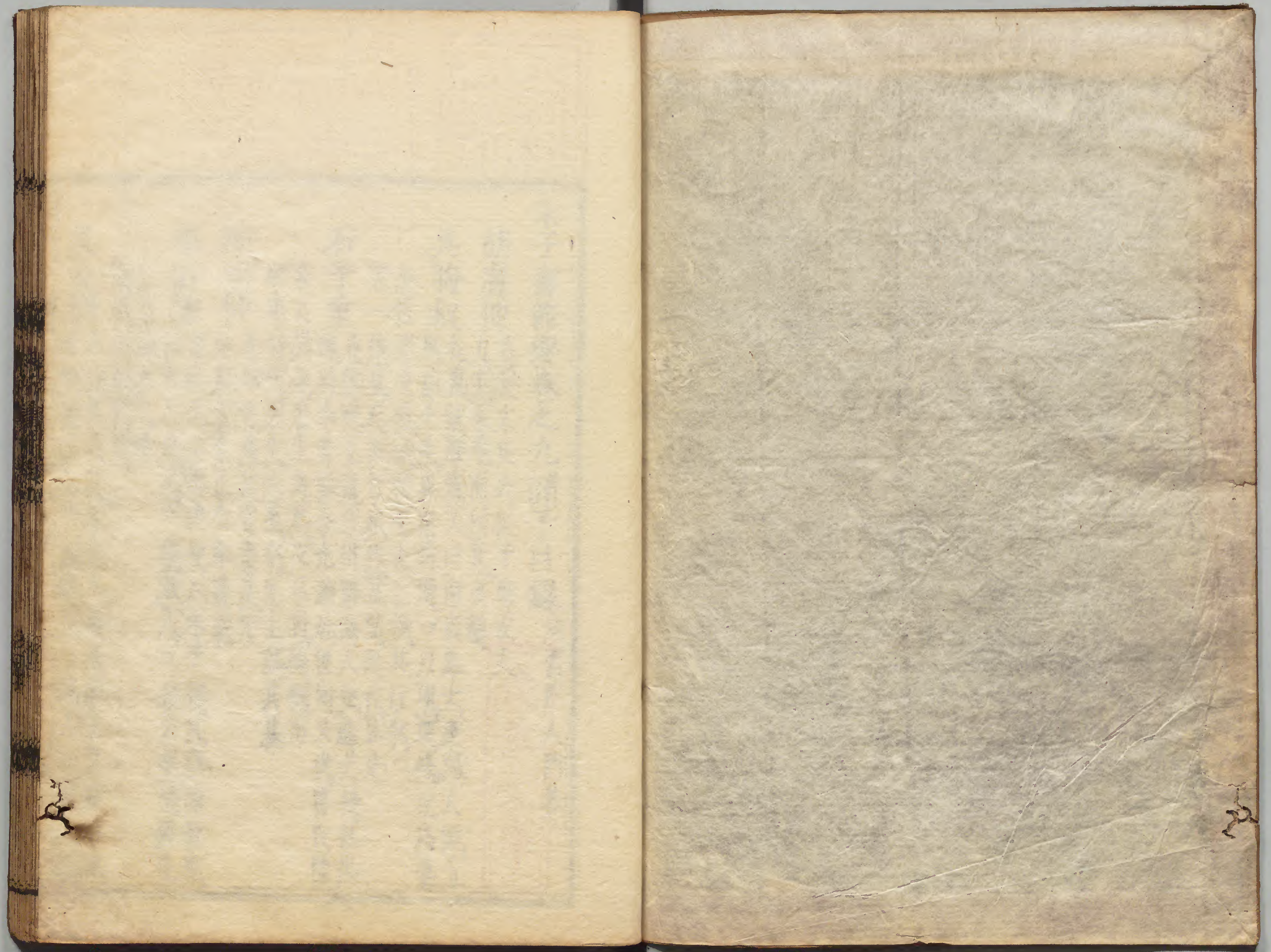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六	一	五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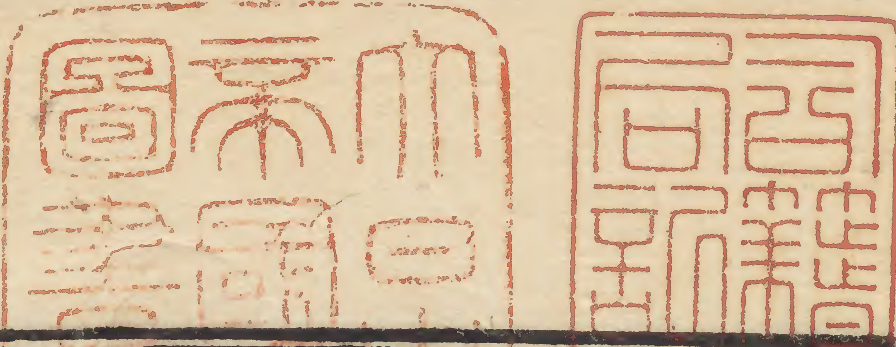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六	一	冊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9)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卷之九諸子目錄

知舊即人門答

胡廣仲

名寔文定公從子崇安人

淺草文庫

吳晦叔

名丑號澄齋又曰南嶽處士建陽人師五峯胡先生與南軒游以明理修身為要

石子重

名敦號克齋台州臨海人登進士授桂陽簿時李安簡公光謫居從游又從舅氏陳

陳明仲

名惇嘗為候官宰見先生題范文正公家畫跋

李伯諫

實紀名宗忠建安人朱子稱其為蕪教專以古人為己之學教人按公學佛與先生

吳公濟

未詳其名於先生為鄉里游從與李伯諫皆學佛先生力加錫辯伯諫乃悟而公終

後始稍悟其非

生抗論不已最

不問

曹晉叔 見二一卷

林擇之 名用中古由人朱子曰為畏友嘗曰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嘗備訪南軒于長沙

○一統志公與建安蔡季通齊名

林充之 見實紀疑是擇之弟

朱子書節要卷之九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寔武夷人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取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取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安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

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
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
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
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
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可施
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
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
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
失見矣欽夫未發之論曾釋此段今不記得以今所
見再釋云欽夫之論必謂衆人無未發之時

故先生解其意如此又須或有此
此時節謂有澄靜未發之時也

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
之動此則尤未論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
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
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
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
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
天理是以前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
嘗息此周子取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
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

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
之必然也來喻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論蓋
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
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
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
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
有聖人無動之說也

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取知識却從敬入然其
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

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
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
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
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
何謂耶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
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
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二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
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
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
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恥不爲而必若

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
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
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
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
所論却不如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
有取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
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記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
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

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
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
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
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分析使人
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
此說亦甚明白愨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
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
家取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
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

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
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
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取自來矣知
言中此等議論與其它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
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取以不免
致疑者止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間而
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
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
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取不得而避
也

朱子書節要

四

六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入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擊矣熹詳味
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取謂靜者亦指未感
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取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
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
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
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
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取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

朱子書節要

四

六

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
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
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
真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
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
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
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
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
假之言取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取謂其本真而靜
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

朱子書節要九

五

五

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
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
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
如此未知中否性無不該云此段所論先生以為
尚有遺恨再設答辭見大全七十五
性藁後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取進日新之盛一
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取未盡也
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取
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
今日之取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取不足竊恐終

朱子書節要九

五

五

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内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
之取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
耳

太極之旨若如取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
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陽動則夫
取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
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
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
互為其根也程子取謂分降生殺之太分不可無者
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今偏舉其一而取施又不

當其取且取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
截然之甚者此熹之取疑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
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
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
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
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
力也知言疑義取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
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取以為天下之
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
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堅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如向來之說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取聞於浮屠常慙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取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

性善是乃取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取疑者也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由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

又熹之取疑者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取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取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取疑却恐未然取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

仁之名義又不知取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取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取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取以為學之要耳夫來教之為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為精矣然以熹之取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為無對然以形

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取謂對者或以
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
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
而孤立者此程子取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
也究觀來教條自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
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
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取主者以無對之貴
名而於其取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
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
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刺側峻尖斜更無齊整

平正之處凡此取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
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
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取
以有取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
少加涵養之功別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足以
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取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
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取安則庶乎其可也
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
罄竭取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
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舊圖
舊傳

太極圖說有謬
先生考訂改正

答吳晦叔 習建陽人
見行狀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
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
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
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取以為安
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
復何策哉

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取
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真猶竊有疑焉而前

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
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
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
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
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
直內勝私使輕淨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
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
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
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
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朱子書節要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
發多矣取未能無疑者請得而細論之夫後論知行
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
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
如行路須得光熙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
之類是也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
夏教
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及易文言取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
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
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取以使之
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取在而致

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
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
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取以
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
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取已知者推而
致之以及其取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
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取謂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
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
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
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
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取
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
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
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取至
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
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
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
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
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
取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

論唐本
作論

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取不
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
後行哉抑聖賢取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取
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
致非如來教及前後取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
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
公者仁之取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取以為仁之
德也仁者人之取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
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

克已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
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
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
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
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
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
界外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
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
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
論既有已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

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
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
可見矣

答石子重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
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
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
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
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
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

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
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
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
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
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
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
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取以言心體者乃只說
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

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取致也又如
取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取操
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
必以其存為哉因此偶後記憶胡文定公取謂不起
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
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
當知取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
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
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
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取
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
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
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
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
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
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
它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
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

日語入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
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
當有以抹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
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
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
下門庭太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
徹舊來習見微有取備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
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
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太學次序亦須如
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

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
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
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
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問人爲仁之問不
同然太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
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
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克齋
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
功或取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聞老兄之風
亦甚傾企今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

取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做甚至但終有蔡門伊蒲塞
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
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
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
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上勘過似此說話皆
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做之否此道寂寥近來
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
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
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
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

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為謗子
韶也和篇特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洒落如光風霽
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
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多不然恐與來教再
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已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
裁之伊蒲塞桑門之饌見楚士英傳即優於塞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
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
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慄故近日
議論率多畏法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

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
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
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私心甚欲一
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先近日觀書立論比
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便是平白受用處矣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
是宰執臺諫取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更緘默
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
如之何則可曰若任它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
何故不可此子車與學者問答之辭舉以質之先生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宮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槨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槨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槨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槨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槨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槨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既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非義它求耳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既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心該誠神備體用見

答陳明仲俸官宰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

未知取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
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
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嘆不知取言
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
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
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
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
某取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取言
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
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

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取未察雖言之
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厚問焉熹雖
淺陋亦不敢以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
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
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
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
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
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既荷愛予直以
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取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
為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

高明也但能如程子取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
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文每以呂申公爲
準則比觀其家傳取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
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
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
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
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高明
之見已如此謂
與孔孟無異
取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
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

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
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
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
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
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
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
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
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

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
而然邪抑以為彼此初不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為儒也二
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
本須於此數書孰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
讀之不厭孰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為障而兀
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
氏與其門人高弟為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
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緜
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若曰彼
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
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取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
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為宜

詳此間答是陳妻喪也

朔祭子為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
又曰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之喪
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

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

時在官取

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

答萬正淳

則云祔祖母室歲時祭之東廂

喻及喪禮踰暮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太

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

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畧加弔服或忌自

之服可也

此與竇文卿問答畧同文卿又問祝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曰祝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

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

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

雜也

苟欲聞過但當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
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
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
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
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取行雖或有取當改然苟
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
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
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
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

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
中制也哉若如取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
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
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
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取謂中乃天理
人倫之極致隨時而取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
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
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
人之所謂中也哉

克己之目不及思取論太槩得之然有未盡竊謂

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
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
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
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
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
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取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答李伯諫 宗思

詳觀取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
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

在伊洛則無取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
未識其旨而然取取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
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
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固無緣得其
指歸取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
怕生死此亦來書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
利心取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
敢非孔孟者直以塞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
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
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木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
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
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
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
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
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
祿未仕者忘飢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
做禪樣看曰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
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
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熹謂取謂己者對
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
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
純一貫徹感通取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
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又是
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
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存心無
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
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其枝辭

其枝唐
本乙

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取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

捏怪捏乃結切捨聚也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偽冒不必言

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取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取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取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取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取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取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

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
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
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
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取
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怒矣然其意
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
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
他却不曾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
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
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

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木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
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
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
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
佛故猶籍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
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有根株則必有枝葉
此必伯謙書中語也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謂此
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
矣須知取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

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
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
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來書中語正如將小樹來噴一
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設使有此幻
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曹參楊億二
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踈
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
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取可惜者未聞聖
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

知道者取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
氏持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
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
下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
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
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
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
涵泳本原酬作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

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入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取謂深造以道者蓋其取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取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取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誨諭勤勤深荷不敏然人之爲學各有取見豈能必

於盡同亦各信其取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照今按此書於伯諫可謂絕之峻矣而可尚之語則可知伯諫不至於終迷者矣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竊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取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諦審也
禪家有

四
諦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 用中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

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
爲之理王永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
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
足然終是勝今日諸人耳此水盱及不甚廣但發源
處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爲巨
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
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
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
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取戒近事

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細紀之繁但如諸公若
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
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取欲言甚衆遂書不欲
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取遂雖其多言未必
一一中節亦坐謫藁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
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
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
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下易
舊說猶待就取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
取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

操存不祿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

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左史

左史起若注也唐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記王
藻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元履竟為探
路所逐孝宗
乾道五年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

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

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

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

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

脫然矣可尚可尚

取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太槩不能

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取示

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

得如此鉗錘也晉叔亦是自悠悠諸公覺得且如此

何丞近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聞問也李通兩由

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

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

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

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

發者看得如何兩自思之疑舊來取說於心性之實

未者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太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

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取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字如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取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或龍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書首十五字程子語忒太過也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
持敬工夫取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
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
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況心慮荒
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
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
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
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
情取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
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後便見天理

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
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
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
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
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惶
然震悚蓋不知取以措其躬也
哀苦之餘乾道己丑
先生丁母憂時年四
十

取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
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

來取未見底意思乃知存父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
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以邪但當
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
之如見其人煩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
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更
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取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
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
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
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
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

朱子書錄要略

三十五

卷九

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取以流於異學
而不自知其非耶最後論佛學无可駭歎程氏之門
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
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
聖人合豈不背矣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
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
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取擇者坐為取誤蓋
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拙齋林
穎號拙齋疑即
林也呂公希哲
遊山之計東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

朱子書錄要略

三十五

卷九

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真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化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

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遊山之計天台之約

所示疑義已畧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太驚小恠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怛怛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

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取論操存涵養
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
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
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己功夫處耶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
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
浮沉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取不暇觀矣竊意此
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而見生意
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

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雞之
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
取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張子語
無垢
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取
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
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
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太
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
步處耳

取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

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取謂中者
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
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取謂敬而無失
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
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
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
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
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取謂中而其發必乖又
無以致夫取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

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
屢言之而龜山取謂未發之際能體取謂中已發之
際能得取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
生論此最詳後來取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
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
無取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
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
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
成蹉過孤負此翁耳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上
知是體下知字是用然後好惡形焉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書節要九
三十九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取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

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真靜之字謂之就當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

以有動然取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
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
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
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
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
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力爾前此取論敬
義即此理也真靜之字之當作一但須如此謂
有立脚處也即靜時敬而無失也
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
其大體莫無可疑數自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
力乃知日前取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

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
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也太抵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
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取不
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
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
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
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疑滯處亦曾如此看
否
戒夫作為此對老子之無為而言既不為老子之無

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命流行為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取謂一源者耳前一書遺書云易元為也此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故此云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堅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取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為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林實頭負荷

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已在入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備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一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文要
譽易去一般湘江諸人指胡張門人張未知指何人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
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
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取以見於行事者
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取論
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
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

加省察而去其有窒於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
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九

